

胡永泰 陆铭 杰弗里·萨克斯 陈钊 / 主编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Perspective on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陆铭 杰弗里·萨克斯 陈钊 / 主编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Perspective on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胡永泰等主编.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5432 - 2178 - 9

I. ①跨… II. ①胡…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477 号

责任编辑 王韵霏

美术编辑 路 静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胡永泰 陆铭 杰弗里·萨克斯 陈钊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20000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49,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2178 - 9/F · 584
定 价 49.00 元

序

林尚立*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二位,并且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面对各种挑战的紧迫性也越来越强。从国内外的各方面形势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很多重大政策改革的紧要关头。未来的十年里,中国能否顺利渡过改革的难关,关系到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现代化国家。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对于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也使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焦点日益转向这个快速成长中的大国。

复旦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具有非常雄厚的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实力。同时,复旦大学地处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城市,这使得复旦大学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研究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责任。为此,复旦大学正通过建设“发展研究院”等一系列工作,推动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的研究,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发挥为国家改革和发展提供研究支持的功能。

2012年是决定未来中国政策走向的关键一年,为此,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复旦大学

* 林尚立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经济学教授)、Jeffery Sach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地球研究所主任、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负责人)、陈钊(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共同主编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一书。他们邀请国际和国内的著名学者，基于作者的经验研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中国未来将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的挑战和应对方案。这一工作不仅是作者们对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一个群体性的建言，同时，也体现了复旦大学在全球范围内集聚智慧，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雄心壮志。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也期待它能够传播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切实地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

目 录

序/林尚立

第一部分 21 世纪新的增长引擎:调整当前的经济政策

- 1 威胁中国增长的中等收入陷阱:类型与应对 003

第二部分 短期增长的需求管理:正确的硬件运转

- 2 软着陆与回归正常:2012 年中国宏观经济 037
- 3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048
- 4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 061

第三部分 中期增长的制度改革:硬件和软件的升级

- 5 老龄化、城市化、全球化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091
- 6 政府、市场与央地关系:破解中国财政改革困局 119
- 7 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的展望 147
- 8 中国区域和家庭层面的收入差距 175

目 录

第四部分 长期增长的基础巩固：动力供给的持续性

9 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战略	205
10 中国 2049：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	234
11 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57
后记	295

第一部分

21 世纪新的增长引擎:调整当前的经济政策

1 威胁中国增长的中等收入陷阱:类型与应对

胡永泰(复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人类历史上,不少国家都曾经有着辉煌的经济增长纪录,但之后纷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 20 世纪真正成功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中国当前也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可能遭遇经济运行机制的损坏,即“硬件故障”;也可能出现管理缺陷导致大范围的社会失序,即“软件故障”;还可能发生自然的限制或者外部强加的限制,即“动力供应故障”。中国正期待着一场全面的改革来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1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但它是持久的吗

中国已经进入了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世界银行在 2011 年 7 月给予中国的重新分类。根据这一定位再往下推,一个确定无疑的问题就是中国接下来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更精确一点(也更尴尬一点)的提法是,中国下一阶段能否成为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高收入国家。然而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表明,仅仅根据中国过去 30 年的增长路径做一个简单直接的外推来预测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很可能是不可靠的。直接外推法需要假定未来中国人均 GDP 的增长率与过去的增长率,而线性外推法则是一个极端例子。更常用的一种直接外推法是认为平均增长率会渐渐放缓。比如说,当中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准时,中国的增长率将会收敛到美国的增长率水平上。

表 1.1 总结了那些不符合直接外推法的预测结果的样本,表中列举了 65 个国家和地区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64 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标志着第一个亚洲经济体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和 2008 年[Maddison (2010)历史统计数据集中的最后一年]的人均 GDP(以 1965 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和这些国家这三年的收入等级。Maddison(2010)数据库只提供了 65 个国家和地区在 1913 年的人均 GDP 数据。表 1.1 也总结了这 65 个国家和地区在 1870—1913 年这 43 年里的年平均收入增长率。

1913 年的生活水平等级排序的前两名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阿根廷毫无争议地排在第十名,1880—1913 年间它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3.28%, 在各国(或地区)中最高,是平均水平(1.53%)的两倍还多。因为阿根廷同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曾是“新殖民地”,大家普遍认为增长更快的阿根廷迟早会赶上美国和澳大利亚。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阿根廷的收入排名从 1913 年的第 10 名跌到了 1964 年的第 18 名,在 2008 年则是第 28 名。

表 1.1 65 个经济体某些年份的人均 GDP 水平与排序

	人均 GDP			在 65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			1870—1913 年 的年均增长率
	1913 年	1964 年	2008 年	1913 年	1964 年	2008 年	
阿尔巴尼亚	811	1 616	4 149	56	49	52	1.83
阿尔及利亚	1 163	1 806	3 520	40	46	55	1.49
阿根廷	3 797	5 926	10 995	10	18	28	3.28
爱尔兰	2 736	4 986	27 898	17	21	5	1.32
埃及	902	1 166	3 725	48	59	53	1.00
澳大利亚	5 157	9 849	25 301	2	7	6	1.39
奥地利	3 465	7 567	24 131	13	15	13	1.90
保加利亚	1 534	3 657	8 886	29	29	34	1.84
巴西	811	2 472	6 429	55	44	42	0.39
比利时	4 220	8 341	23 655	7	13	15	1.37
秘鲁	1 032	3 465	5 388	43	33	46	NA
波兰	1 739	3 622	10 160	25	31	31	1.86
朝鲜	869	1 253	1 122	53	57	64	1.11
丹麦	3 912	10 560	24 621	9	4	10	2.05
德国	3 648	8 822	20 801	11	11	19	2.10
法国	3 485	8 819	22 223	12	12	17	1.89
菲律宾	988	1 600	2 926	47	51	60	1.40
芬兰	2 111	7 307	24 344	20	17	12	1.88
哥伦比亚	1 236	2 675	6 330	37	39	43	NA
韩国	869	1 390	19 614	52	54	22	1.11
荷兰	4 049	9 437	24 695	8	10	9	1.17
加拿大	4 447	9 999	25 267	5	6	7	2.97
加纳	781	1 414	1 650	57	53	62	1.76
加沙地带	1 250	1 603	2 178	36	50	61	1.56
捷克斯洛伐克	2 096	5 372	12 925	22	20	27	1.80
黎巴嫩	1 350	2 534	4 453	32	41	50	1.43
罗马尼亚	1 741	2 258	4 895	24	45	47	1.91
马来西亚	900	1 728	10 292	49	47	30	0.93
美国	5 301	12 773	31 178	1	2	2	2.37
缅甸	685	612	3 104	61	65	57	0.94
摩洛哥	710	1 381	3 465	60	55	56	0.71
墨西哥	1 732	3 594	7 979	26	32	38	2.90
南非	1 602	3 450	4 793	27	34	49	1.91
南斯拉夫	1 057	3 019	6 686	42	36	41	1.74
尼泊尔	539	626	1 134	65	64	63	0.93

续表

	人均 GDP			在 65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			1870—1913 年 的年均增长率
	1913 年	1964 年	2008 年	1913 年	1964 年	2008 年	
挪威	2 447	8 316	28 500	19	14	3	1.80
葡萄牙	1 250	3 718	14 436	35	28	25	0.76
日本	1 387	5 668	22 816	30	19	16	1.93
瑞典	3 073	10 618	24 409	15	3	11	2.50
瑞士	4 266	14 191	25 104	6	1	8	2.17
斯里兰卡	1 234	1 320	4 895	38	56	48	1.13
泰国	841	1 249	8 750	54	58	35	0.99
土耳其	1 213	2 496	8 066	39	43	37	1.18
突尼斯	883	1 589	6 103	50	52	44	1.02
委内瑞拉	1 104	9 562	10 596	41	9	29	2.03
乌拉圭	3 310	4 858	9 893	14	22	32	1.27
西班牙	2 056	4 515	19 706	23	24	21	1.63
希腊	2 056	4 515	19 706	23	24	21	1.63
新加坡	1 279	2 541	28 107	34	40	4	1.92
新西兰	5 152	10 418	18 653	3	5	23	1.55
匈牙利	2 098	4 388	9 500	21	25	33	2.00
叙利亚	1 350	3 637	8 360	31	30	36	1.43
牙买加	608	2 904	3 668	63	38	54	0.39
意大利	2 564	7 487	19 909	18	16	20	1.64
伊拉克	1 000	3 115	1 049	45	35	65	1.00
伊朗	1 000	2 526	6 944	44	42	39	1.00
印度	673	821	2 975	62	62	58	0.71
英国	4 921	9 568	23 742	4	8	14	1.32
印尼	874	993	4 428	51	60	51	1.26
约旦	1 000	2 981	5 702	46	37	45	1.01
越南	727	895	2 970	59	61	59	1.11
智利	2 988	4 638	13 185	16	23	26	2.58
中国内地	552	645	6 725	64	63	40	0.12
中国台湾	732	1 679	20 926	58	48	18	0.87
中国香港	1 279	4 327	31 704	33	26	1	1.92
世界	1 524	3 130	7 614				1.71

注:1913 年是一战前夕,1964 年东京奥运会召开,2008 年是麦迪逊(2009)数据库中最近的一年。麦迪逊(2009)数据库的国家中,只有这 65 个国家有 1913 年的人均 GDP 数据。
上述 65 个经济体在 1870—1913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的简单平均是 1.53%。

阿根廷的追赶失败并不是特例^①。在 1913 年生活水平等级排序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中的四个(新西兰、英国、比利时和阿根廷)在 2008 年已不再是前十名,取而代之的是爱尔兰、挪威、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过去并不总能可靠地预测未来。表 1.1 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阿根廷这个在 1870—1913 年这 43 年里的增长明星赶超失败了,但从何种意义上我们能说阿根廷的 20 世纪是掉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中国这个在 1980—2013 年这 33 年里的增长明星能否逃出这类似的不幸命运?

1.2 定义中等收入陷阱

考虑到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收入在过去 200 年里一直稳步地上升,关于收入类别的判定指标必须是动态的。这可能是测度国家收入并将其归类到高、中、低收入国家^②中最重要的考虑。在国际上,最高的潜在收入水平(人均产出)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之类的因素而不断增长,在这一背景之下,划分收入类别的界限就不能是基于绝对的收入水平。这是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不是处于严重的地理劣势的国家(如没有矿产资源的内陆沙漠)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采用了合适的政策之后,能够接近最高的国际潜在收入水平。举个例子,一个不许农村妇女接受教育的国家不可能取得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因为它只有一条腿走路。事实上它是在用一条腿跳着去追赶那不

① 当然,一战前夕对阿根廷的乐观估计是那个时代普遍乐观的典型。Norman Angell 在其 1910 年《大幻觉》一书中有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由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将付出巨大的成本,深度的经济整合将使战争成为历史。Angell 获得了 1933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② 在本文里“收入”、“人均 GDP”和“生活水平”这三个词是同义语,虽然实际上它们只是高度相关的不同变量。

断前移的终点线。

因此，为评估一个国家是否在 1960—2008 年间的追赶过程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根据 Woo(2011)提到的方法，由于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至少到 1920 年以后就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我们用该国收入水平占美国收入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国家收入的高低，称这一比率为追赶指数(CUI)^①。

我们利用 Maddison(2010)数据集里从公元 1 年到公元 2008 年的 GDP(用 1900 年国际元度量)与人口数据来建立收入水平的基准。在将 CUI 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泛撒哈拉国家为低收入国家的普遍认定相匹配，Woo(2011)定义到：

- (1) $CUI > 55\%$ 是高收入国家；
- (2) $55\% > CUI > 20\%$ 是中等收入国家；
- (3) $CUI < 20\%$ 是低收入国家。

在考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很大一部分领土没有港口以从事运输成本便宜的海运(不像荷兰、爱尔兰和丹麦)，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大国的赶超经验而不是那些完成了追赶的小国。

图 1.1 通过描绘 5 个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1962—2006 年 CUI 的 5 年移动平均线，刻画了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如图所示，CUI 的差异范围由 1960 年的 60% 缩减到了 2006 年的 20%，但 2006 年的均值与 1960 年的均值相比基本不变，组内出现了收敛，它们困在了 $CUI=30\%$ 附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5 个拉美国家 50 年来没有表现出任何追赶美国生活水平的迹象，我们说它们被困在了中等收入陷阱里。

① 为减少排序的噪音，任一年份 CUI 的值是用那一年前后几年的移动平均值来代替。这里我们用的是以该年为中心的 5 年移动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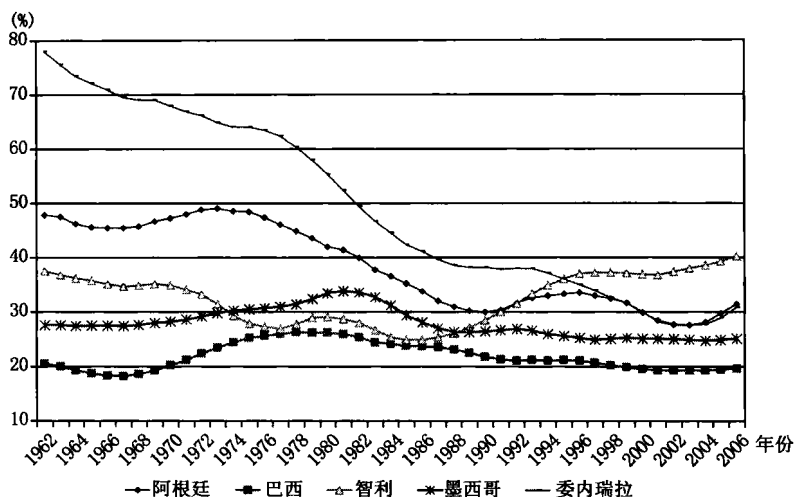


图 1.1 拉美国家的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与美国人均 GDP 之比

图 1.2 描绘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这 6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CUI 的情况。除菲律宾外,其他几个国家 2006 年的 CUI 都比 1962 年高,使得这 6 个国家的平均 CUI 从 7% 上升到了 16%。因为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的增长率非常高,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CUI 差异范围扩大了,这与前述拉美国家的 CUI 组内差异幅度变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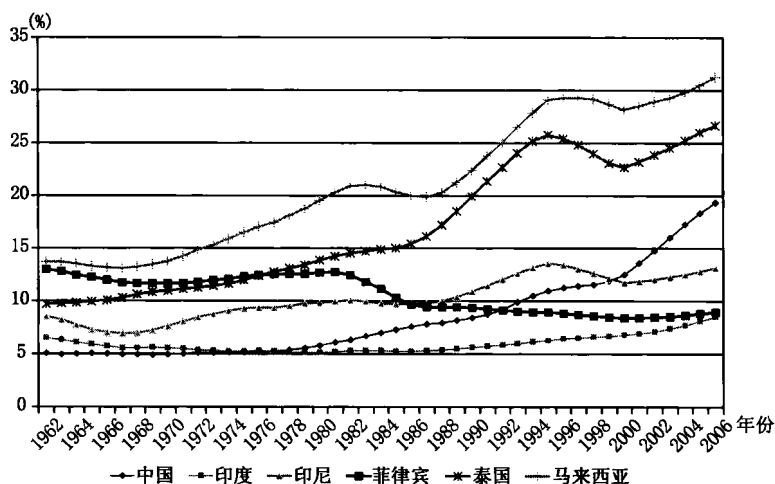


图 1.2 亚洲 6 国的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与美国人均 GDP 之比

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年度增长率超过 4%，于 2008 年达到了较富的拉美国家水平，是上述亚洲国家中的增长明星。

中国在 1960—1975 年的 CUI 最低(5%)，在 1978 年开始追赶并在 1992—2000 年进一步加速(增速翻倍)，从而在 2007 年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生活水平在 1978 年超过了印度，在 1993 年超过了菲律宾，在 2000 年超过了印尼，在 2008 年超过了哥伦比亚，从而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

不过，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追赶情况可能就不如图 1.2 里中国的追赶情况那么成效明显了。为了更真实全面地刻画亚洲经济体令人印象深刻的赶超历程，图 1.3 描绘了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 CUI。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富裕程度在 1965 年超过了中国台湾，在 1970 年超过了韩国。当它 1971 年开始加速经济增长时，它的净增长率却比中国台湾和韩国低不少。而且它在 1981—1988 年间陷入了滞涨，并在 1997 年又一次陷入滞涨直至今日。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只是短暂的经济减速^①，并没有滞涨，其 CUI 仍然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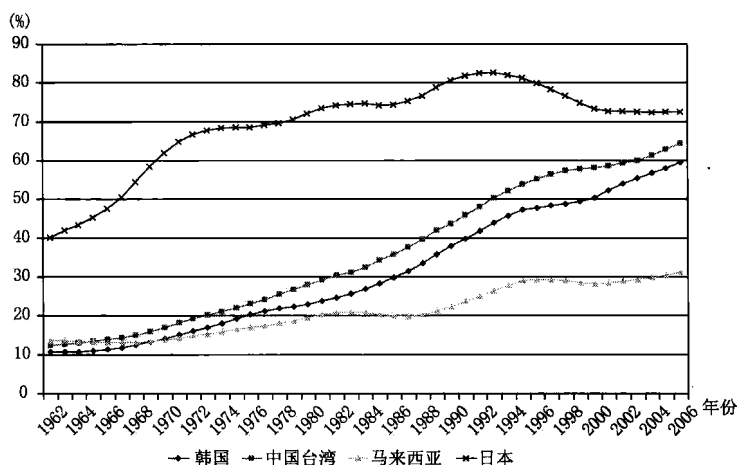


图 1.3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生活水平与美国之比

① 日本 CUI 的变动情况十分符合我们关于高收入国家 CUI 变动情况的预测。尽管日本在 2008 年的 CUI(73.2%)与它在 1973 年时一样，但它仍比法国(71.3%)、德国(66.7%)和意大利(63.9%)在 2008 年的 CUI 要高。